

在昨天的岁月里穿行

若荷

在所有的建筑中，我独喜欢乡村的石阶小巷。无论是在江南的水乡，还是在我每日深入简出的北方，那层层叠叠的池馆水榭，飞檐斗拱，青条石板嵌就的大门宅院，以及那些古典幽深的鱼鳞瓦房，都能让我生出无声岁月的纵深感。它清幽、静谧，就像一位安详的老人，在这里行走，会让人觉得少了一些纷扰，多了几分宁静。这种感觉，就像一部热播的抗战故事片《沂蒙》把人带进的那些熟悉的人事一样，把我的目光一再带回旧时光，带回那个早为人所知的战争场面，一节一节从小就熟悉于心的人物故事，以及在那热火的乡音乡情的衬托下，布散在青山绿水之畔静谧的，一个叫马牧池的小小村庄。

当硝烟从屏幕上逐渐散尽，镜头以长焦的方式将一座村庄拉向我的面前，这时的我就已经发现，这个遍布石板小路展现在荧屏之上的陌生村庄，决非只是一个建在山脚之下的普通村庄那么简单，历史的青苔还没有完全把生活的痕迹覆盖，岁月的尘埃也还没有将原始的用具掩埋，摆在村头的那个挑水的轱辘还在，安于大门前的几个石磨石碾还在，曾经与星辰作伴，与晨鸡一同起舞的那副碾棍还在，以及在电视片的镜头一闪而过尚未确定它们身份的古老家具还在，它们以无数年无数代无数次的递进方式，一圈又一圈地圈住多少男人的目光和女人的心坎。

那些老宅上盖起的一座座砖木结构的房屋，中式风格的花格木窗，就仿佛在我的身体里融进了血液，那般令我充满激情且陶醉其中。怀旧的感觉再次涌向心灵深处，我想叩开这些圈住无数人生的大门，寻找一些已经远逝了的生命痕迹，于是便有了慕名前往的强烈的冲动。在乡政府一

位年轻办事员的带领下，车子驶到那个叫马牧池村的村口。与一般村口不同的是，它有一大片的空地，可以容纳下很多前来参观的车辆，一幅巨大的《沂蒙》剧照兼“沂蒙影视拍摄基地”广告牌迎面而立，令亲临此地的我既激动又有些茫然。

尽管我们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临行还拖延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但参观的时间安排得还不算很晚，弯角的山羊在路边啃着翠绿的树叶，村口的晚婆娘花远远地盛开着，一排排与现代化楼房截然不同的民居返璞归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晚婆娘花是山村的特色花，她虽然并不代表什么，但在沂蒙山区遍地都能看到她的身影。这种花一般都不在上午九点钟前开，往往是在八九点钟之后，饭事已毕才懒懒地羞答答地绽开花蕾，而到了正午做饭时间她又闭合起来，再开放时已是午后时分了。知她花时的便会算出眼下的时间。无须说，我们来时恰好是午后时分。午饭刚毕，浅浅的几盅酒，使每个人的腮上都似涂上了晚婆娘花的汁液，分列有两朵嫣红。在一个风格独特的仿旧草屋跟前，我们购了进村的门票，取出相机，换了平底的布鞋，我则高高地挽起了裙摆，准备向石板小巷深处步步穿行。

这是一座具有明显沂蒙特点的山区小村，与之不同的是它很有一些年岁了，每走一个天井，弯过一个院门，我都会看到布在房顶上的茅草，还有安在茅草周围的鱼鳞形状的灰瓦。有些房屋上的茅草并非专为拍摄电影而苦，鱼鳞灰瓦也不似碧瓦琉璃炫目非常，但我相信这个村庄曾经是显赫的，这里的人们曾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睦相处，寡语勤劳。我甚至从它递进的层叠小院里看出，小院的人家曾经是那么知书达礼，尊

长爱幼。沂蒙山区的建筑，是我国传统的农家庭院的模式，几代人住在一起，严格地遵循着《弟子规》里的长幼之分，不论它延续多少年代。等到我站在它的面前时，历经许多年代的它如今已经老了，它低矮地沉默着，沉沉的灰色充满了沧桑。

很多年没有看见这样的鱼鳞灰瓦了，睡梦里早已忘记了听雨敲瓦到天明的忧伤，但我每当看到它，心中就会升起一缕淡淡的乡愁，乡愁着已逝的故人，乡愁着远去的村庄，乡愁着那些被岁月消蚀的点点痕迹。我相信摆在院角的磨盘是真实的，残缺的边沿和磨浅了的凹槽告诉我，它们卸却生活的重任还没有太远。从一进院子里出来，又进入另一进院子，两边的厢房空空如也，矮墙上爬满了藤蔓的根须，磨盘在院外的空地上深深地叹息。当年的使命已经卸去，再没有人于深夜里扶棍而行，一圈圈把生活碾出各种愿望各种滋味，碾成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

每一户人家的院子门前都有一块支起的石条，偶尔有几家的石条上面摆着几具陶罐之类，在北方的农村，石条也是一件接雨朝天最简便的家什，而陶罐则是用来供主人起居的用具，我探头看了一下，陶罐共有三个，两大一小，再看眼前的房屋，主屋最北，屋门正对南面的院墙，而主屋右边的一侧，各建有几间比较简陋的厢房，按当地的风俗习惯排列，第一大间应该是这家人家的大儿子起居之用，第二间是二儿子起居之所，两间厢房都配带一小片天井，天井的对面是各家的厨房。看到这些你能够想像，他们在娶亲的那天是怎样的非凡热闹，院子的外面挂满了震耳的鞭炮，院子的里面摆满了红衣嫁妆……再南面还有一间房屋，椽瓦早已塌陷而去，只剩一个石墙残

存，屋子的框架朝天接日地敞着，还没有完全坍塌。据说，这里曾是主人最小的儿子的婚房，想必如今，这最小的儿子也已成了村里的长辈。

在来这之前我就知道，在《沂蒙》这部电影拍摄之前，这里就由一个开发商买去，先在村子南面二三里处建了新房，然后请大部分人搬家迁过去。在进村时我已经看到，一排排白墙灰瓦院门宽大的房屋，正是村里集中新迁的住户，这些新房比之那些石板小路和灰色茅草的小院，的确显示出不少的豪华。新屋的主人已经不再是四世同堂，各住在自己的院落里，院墙外面的地里插满竹竿，种下许多的南瓜和丝瓜。一切如旧，又一切如新。不知多少年后，人们是否还记得，那布满尘埃的纺线梭子还会挂没挂在旧屋的墙上？那曾经给母亲当作嫁妆的梭子还有没有摆在老屋的炕上？还有用铁刀削尖用水渍软后编成的筐箩，会不会还有人记得？那被炊烟熏黑的方型风箱和高高的灶台，还会不会出现在童年的梦中，在老母亲一推一拉的姿势中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

在昨天的岁月里穿行，我庆幸能够看到这村庄的原型原貌被保存下来。我在挂满玉米的旧的草屋面前留影，想把伸向屋角院门的手再伸展一下，却被坚硬的石块棱角猛刮了一下。就在摄像机发出“咔嚓”之声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里的人们没有在日本军队的扫荡与屠杀中倒下、灭绝，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家园修葺起来，继续着平静安宁的生活，古老的村庄，却有着坚硬的风骨！在昨天的岁月里穿行，我懂得了什么是质朴，什么是坚韧，什么是不可欺辱的意志和品格，而这些意志和品格，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更执著。

冬天的门槛

顾梅

霜降

霜降，秋天的最后一枚果实
它沉甸甸地挂在枝头
黄灿灿彤彤彤，散发着冷香
代表整个秋和我们告别

一座不知名的寒山上的枫林
惊艳了唐朝诗人杜牧
他痴痴站在枫树下
任由激情被飘飞的枫叶点燃
从此，国色中添上了一抹枫叶红
“霜叶红于二月花”扎根于文字
一千多年来攻城略地，藏蕤自生光
看啊，香山天平山岳麓山栖霞山光雾山
天赐山
……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
霜降一来，
在枫树、黄栌、火炬的欢呼声里
很快层林尽染万山红遍
这冷薄的微霜就是一根小小的火柴
轻轻一擦
就有最美的霜花盛开

霜降偏爱的还有菊
遇霜才是它们心照不宣的约定
霜降说，你的绽放是我的使命
菊说，温暖你是我的幸福
菊开灼灼
以花为盏烹煮养生汤
——放入栗子、秋梨、百合、大枣、淮山药
给一路行来的霜降健脾养阴润燥
我扯了两瓣菊放进水杯喝下去
希望它也能在我心里安个暖炉
随时温热我的情绪和思想

立冬

一只麻雀站在银杏树上
面朝东方，眯着眼睛看太阳
它展了展翅膀
嗯，身上还是暖暖的
感觉今年的立冬很温和
蓝天，微风，艳阳
树下还有月季花在开
它身边，银杏叶也还没有全黄

路旁的法桐开始删繁就简
枝头的光阴又瘦了
田地慢慢走向荒寂
立了冬，又拔萝卜又出葱
大地上绿色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最后将归于苍茫与沉默
支撑起“冬”的两滴水
一滴是冰，一滴是冻
一滴将覆盖江河湖海
一滴将坚硬广袤大地

下班回家时
夜幕已经降临
风如冰凉的游鱼
从衣领游进去取暖
晚餐我计划好了
要煮一壶黄酒
加上枸杞和姜片
热热地喝下去
再煮上一锅萝卜疙瘩汤
把两个红萝卜细细切丝
耐心地熬熟熬香
然后给母亲打个电话
描述汤怎么好喝，告诉她
院子中的萝卜要多给我留两个

我借雪花来看你

谭哲胜

因为分别得太久
那些记忆的苔藓也失去了光芒

可你的笑声还留在房间
你那梳头的梳子和唠叨
也老了半边
每一个夜晚
都希望是你来了
牵着我的青春我的童年

今天，我借雪花来看你
突然发现雪里有流泪的声音
但我已经分不清是你的还是我的

路过冬天

路过冬天时
视野放远一点
春天即可见
像是一些想念隔夜就会丰满起来

还有一些被忽略的事物
比如树林，和流水
仿佛故意隐藏起光芒

其实，一切倒下时
都会有闪电掠过

人生如花，总是在匆忙中凋零
唯有那最轻易过去的
最难追回



冬日鸟趣

胡茂芹 摄影

爸爸的柴火情结

丁梅华

下午，从医院看病回到家中。想起多日未曾给远在老家的爸妈打电话，随即拿起手机，想要询问两位老人近来身体状况。手机一接通，爸爸便迫不及待地说：“现在我们正忙着收稻草，明天要下雨，晚上再打过来吧。”

又等了几个小时再打过去，爸爸有些气喘吁吁说：“天气预报说明天要下雨，今天趁着太阳好，翻了几遍总算把稻草晾干了，刚刚我和你妈把它堆到房后面用塑料布盖好，再下雨也不愁了。”我

开玩笑地说：“现在啥年代了，还要烧稻草，你不是准备了好多树条子吗……”爸爸说：“主要用来引火，扔了怪可惜了的。”

今年三月份退休之前，本来可以享受最后一次探亲待遇，便携妻子一起回江南水乡老家探亲，看望已经年迈且五年未曾见面的父母（原本是三年探亲一次，这中间正好赶上几年疫情）。父母见我们安全回到家中喜不胜喜，一家人其乐融融。爸爸总是问这问那，妈妈变着花样给我们

做各种好吃的。妻子说我们又不是外人，平常吃什么就吃什么。爸爸说那哪能行，新疆离我们老家几千里，你们几年才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况且我和你妈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下次回来，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给你们做饭吃了。看着爸爸的表情中透着一股沮丧和无奈，便故意把话题岔开，询问现在有电、有煤气、还有煤球炉子，怎么还用柴火烧土灶？

听了我的话，爸爸拉着我到房后面，指着一

排排堆码整齐的柴火堆说：“现在不像以前了，每年房前屋后修剪的树枝，加上以前养蚕，种植的桑叶修剪的枝条，每年都烧不完。记得你奶奶还在世的那会儿，你伯父一家人回来探亲，不但没有粮食和住的地方，还没有柴火烧。有一次，为了做熟一顿饭，只得把刚刚碾完的玉米秆砸碎了用来做饭。现在想起那个日子，汗毛都会竖起来。”

看着爸爸对如今的生活那份满足。不由得

想起，小时候我在家时，爸爸是个理发师，在家里开了个理发店，要经常烧水给顾客洗头。那天，奶奶正好去姑妈家，爸爸让我去烧水。兴许是贪玩的缘故，把柴火放到灶膛里，就偷偷出去玩，幸好灶边的干草不是不多，从灶膛掉出来的火星，把那些干草点燃，要不是爸爸及时赶到，连房子都被烧没了，那晚我被爸爸罚跪到爷爷的遗像前，幸亏奶奶及时赶回来，我才免了一顿惩罚。

其实，春天回老家，已经劝过爸爸妈妈别再种地了，种地又不挣钱，弄不好还要赔钱，三个儿子平时给的钱也够花。爸爸说：“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虽然生活好了，但是看到自己家的地撂掉，真的有点舍不得，别人也会笑话，况且现在我们还能动，就当锻炼身体吧。虽然种地不赚钱，但起码每年落个柴火不要再去买了。”

